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6



文庫 11
D 256
16

48-11079

010190561246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邀又

自齊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

取城皐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

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

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

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

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



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

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

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

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

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

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

云蓋其父犯官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

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

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

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

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

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

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命命即諭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諭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

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二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今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

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索隱曰蒙毅言已少宦也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

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

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

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

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

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

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

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

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道

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

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

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

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

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

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

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日執事有罪

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

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五節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

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

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

覺也索隱曰比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

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

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

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以徐曰恬罪固當死

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

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

城亭障漸山湮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

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和而阿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德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家活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拜蘇韓俱懷從沛之心成事
誓河之誓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後趙
王亦謂善始並
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
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

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
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

命除名籍故以逃為亡
地理志外黃屬陳留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

曰一云其
夫亡也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
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素知張

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
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

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改曰苦陘

○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

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

○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外斷頸無悔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

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

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正衛也

以自食兩人

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躡使

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

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

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

中許更別求也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

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

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

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

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

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

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

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

私願將軍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
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
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

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陳言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

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

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

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

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

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自馬津是渡處其地與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

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

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

頭數出穀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

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

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

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

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

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

地有士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

徐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

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

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

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東方人畏

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

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

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丁武

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

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不單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

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

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更誅殺

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

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

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

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

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

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

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

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

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介，特也。曰：方言，介，特也。不

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

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宗憲曰：以

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

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

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

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

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

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

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

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

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鷹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曰九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開出為燕
月也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
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

曰廝養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管灼
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
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
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箠驅策而已此亦各欲

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

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
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
徒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
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
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
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
志屬常山秦兵塞
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
欲其為
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責

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
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
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
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
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
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
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
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
以立功也獨有立六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
正之後可以成功駟案張晏曰趙之前

為趙王居信都

後廣曰後項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

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
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
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
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
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
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璽陳澤正義往讓陳
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
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餘曰吾度前終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耳東余刊專二十九

七

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
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曰事已急
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
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廩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在古
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
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
年十二月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
步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
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必死責

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

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
怨責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
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

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
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

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

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
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

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

將

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

韋昭曰雅素也○索

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

人多為之言項羽亦

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

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

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

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

倉州南皮縣北四里也

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

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

夏說說田榮曰

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統反

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

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

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

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

甘公曰

曰善說尾者甘氏也○索隱曰大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

屬漢故耳走漢

徐廣曰二年十月也

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

丘張耳謂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

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

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二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泝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過一

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

相講蔽徐廣曰韓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其居甚慢易之滕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仁謹兒○索隱曰案眼虔音組開反弱小兒也小顏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

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指以表至誠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

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

乎索隱曰漢書作于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

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索隱曰

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

韋昭曰為

置厠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厠厠者之厠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

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

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

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

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

貫高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

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

數千刺劓

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索隱亦刺也。漢書作刺。張晏云藝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

身無

可擊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

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贊曰以私情相問

中大

夫泄公曰

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

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

徐廣曰復音覆

綱索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立自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笱音峻笱者竹篾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笱郭璞三蒼注云復審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

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
 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
 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
 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
 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
 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
 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
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
下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

配恐非其義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

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子偃為魯元

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元王

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

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吕無道大臣

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

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實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

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

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

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

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未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

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

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

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

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

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在臨濟

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

魏王二十四年刊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

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秦將也○正義曰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

殺周市等軍圍臨濟

外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

豹亡走楚

徐廣曰一

年六月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

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

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正義曰今晉州

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

秦渡臨晉

正義曰臨晉在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

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

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

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騶騶之過隙也

以言速疾若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

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

擊虜豹於河東

徐廣曰二

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

高祖本紀

河東太原

漢王今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原上黨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字仲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

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

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

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

旦日日出十餘人

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

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

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

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

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

擊昌邑彭越

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

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母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

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曰蕭縣今在縣令稱公角名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

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踰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

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

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

索隱曰擅猶專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正義曰滑州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

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

外黃在汴州項王聞之乃信會咎守城皐

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

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

正義曰為千偽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門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

州大康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

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

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

名在陳州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

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

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

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

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北至鄆州皆以王彭相國從陳

以東傳音海正義曰從陳州北以東亳泗徐沂其之地東至

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

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

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

兵會垓下正義曰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

梁王都定陶正義曰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

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

王

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

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尾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逢口口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叩瓚說為是西

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京兆正義曰華州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曰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

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

此自遺患正義曰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

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賊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地闊千里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有聞矣有喋血語也○索隱曰

音喋喋酒踐也致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

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

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其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

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重糧

徵兵不往

蘓醢何傷

二十四年刊

五

魏豹彭越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安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二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又春秋傳六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首幾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

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

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

羣也偶類也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

謂徒之輩類也謂徒之輩類也

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

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

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滕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

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

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

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

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

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

軍索隱曰鄒氏之間音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竟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

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鋒薄者區薄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

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

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柳縣柳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

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

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漢書音義曰謂責也召布布愈恐不敢

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

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殺之取天下可以百金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

俱使淮南至因太宰王之云蓋合也○索隱曰太宰王

官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公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

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

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罪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

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

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夏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

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仰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

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

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國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

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

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國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

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

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弱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

也以其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索隱曰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

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索隱曰年索隱曰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

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梁

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索隱曰旱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

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秦漢書作罷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

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厄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

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

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

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令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

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

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

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以布先

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

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

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

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

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

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

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

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

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徐廣曰三年

正義曰高以布先

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張晏曰欲有所會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徐廣曰賁音肥

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

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

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賁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南面

高晉二十四年刊

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

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

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

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西取

楚正義曰楚王劉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

之粟索隱曰案大康地記云秦建敖倉塞成臯之口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正義曰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潭新論曰

或云兵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基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

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

下者則守邊隅趨作野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

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上曰是計

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

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

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

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

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等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

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僮縣○正義曰

僮間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

北四十里為二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地

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

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名漢書作甄

布兵精其上西壁庸城鄧展曰望布軍置陳如項

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

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也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貴

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韋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反疾也項氏之所

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慘禍之興自愛姬殖如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冒媚媚之誅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如誅為疑責赫與其媚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如媚是媚也一云男如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責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

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

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晨炊葍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葍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

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

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

音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十一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

帶刀劍中情怯耳家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

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案臨曰勝音杜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勝下也

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云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

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

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與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

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

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

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敢

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

曰事猶業也張吳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京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
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
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
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
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
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
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也○索隱曰噉

於鴉反噉烏路反噉咄嫁反或作叱噉噉噉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曼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索

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也漢書音義曰不忍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後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置江南亦背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

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

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

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三不

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二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

豪無所害索隱曰案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素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

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一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

川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山收魏河南韓殷王皆

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

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退卻塞王欣翟王翳亡漢

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

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

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是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

萬曆二十四年刊

陳船欲渡臨晉

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鏡渡軍

徐廣曰鏡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鏡以渡

章昭曰以木為器如罌鏡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鏡渡軍襲安邑臨晉同

州東朝邑界夏陽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

兵迎信信遂虜豹

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定魏

為河東郡

正義曰今安邑縣故城是也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

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

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

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關與聚關音為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關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

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

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井陘山在石

井傳云至于陘山之陘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

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

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關與

索隱曰喋音歃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卓昭音徒協反

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

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

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

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

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

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

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

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

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

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

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

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葦○索隱曰索

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傳飧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小飯曰曰今日破趙會食服

曰立駐傳食也如淳曰小飯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

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

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

曰綿蔓水一名皂將一名固星自并州流入趙軍望見而大笑乎

曰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

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遂韓信張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
 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
 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
 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
也音灼曰効數也鄭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
玄注謂効猶呈見也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
 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
 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是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
 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
 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
 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
 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
 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
 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

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

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

失之軍敗鄙下李音曰鄙音身死派上今將軍涉西河案

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榆衣甘食案隱曰榆鄒氏音

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

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

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

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舉齊必阻環以自強也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

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有醪順時劉逵曰醪酒也索

士也案史記曰釋字皆如此豈亦北首燕路正義曰首而後遣辯

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

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

漢書卷之九十三

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

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

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立張耳為趙王。楚斷後音

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

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苑葉間。正義

在鄆州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

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

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趙兵未發者，擊齊。文謂趙人，未嘗見發也。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

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

車中，路也。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

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田

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留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

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

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

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知信怯也遂迫渡水

信使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

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

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發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

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

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韓信傳第二十二

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

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

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

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

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

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

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使反項王憐而活之然

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

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

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

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

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

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

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

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

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

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
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

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

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

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

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

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

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

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敗滎陽傷城臯張晏曰於城臯

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

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

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

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

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

也西向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則天下風走而響應

也關士卒亡故云請命

萬曆二十四年刊

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鷹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鷹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王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

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
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
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
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
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
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
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魚石擊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鄆音都監石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船音胎 闕卿相之位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
虎之猶豫不若蜂蟄之致螫正義其騶驥之踟躕徐廣曰踟
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
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索隱曰鄆天
又音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
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
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
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三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卿

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曰：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

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

平原千乘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

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

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

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

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索隱曰：今上廬縣

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魯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

信善。項王死後，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

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

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

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

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

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

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備。○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高鳥盡，良

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
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
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
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

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
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
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
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
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
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
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
者不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
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止所來

萬曆二十四年刊

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

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

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

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

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

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

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

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

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

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孽子猶樹之有孽

孽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

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

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虜陽城

南縣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徒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

為申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

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

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六年皆山東人跋

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又韻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起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

銳欲東也○正義曰跋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

王先拜信為韓大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

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

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

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為韓王以距漢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

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

兵從二年漢王出榮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榮陽及楚敗

榮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王潁川明

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

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

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

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

奴數入晉陽正義曰晉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

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報反信數使使胡

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

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

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追至于離石正義曰

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

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雁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

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

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

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厚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

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

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

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

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

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

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

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一罪

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

蠶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

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憤音奮張晏曰憤僵仆也○正義曰信和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

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貸蠻夷僕之

思歸如痿人不亡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為疎張楫曰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

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

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

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

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

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榮陵○正義曰滄州縣也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

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謚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孽孫

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優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

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

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維

侯續說後索隱曰雜五格反作維音洛龍維縣名○正義曰史記表

雜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領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紹封龍領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

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

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

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

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

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

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

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

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

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如淳曰缺音辭別之缺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

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

皆言曰大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

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

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

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

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

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

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

順治十五年刊

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聞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

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末

降也漢紀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曰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

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

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

前元年從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淤擊將軍別定代已破滅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還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

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

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

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

客通使王黃暴立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

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其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

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遣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

略者皆赦之上自往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

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主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

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

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

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

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

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舅丘臣皆故

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

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大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

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

舅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

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

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

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

是州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類當歸國

龍頰有功

盧綰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王信 蕭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

故齊王田氏

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由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索隱曰儋于市從弟

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

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

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

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

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

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

萬曆二十四年刊

日善言川書卷二十一

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後

曰二年 田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田

之主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蝮音芳伏反螫音靡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也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 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

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墳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觀 何故不殺且秦

復得志於天下則齧斃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齧斃猶齧斃○索隱曰齧音蠟斃音斃

音斃斃側齒斃 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

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旣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

三齊之地

索隱曰田市王膠東市田都王齊田安王齊北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

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

平原人殺榮

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

齊人相

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

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

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

徐廣曰四川

立田榮子廣爲齊王

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

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

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

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
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
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
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密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
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
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
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汝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
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

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濰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

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口按海州東海縣有島

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

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

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

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

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

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

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

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

吾貴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

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

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

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齊田橫

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

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

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高里送哀歌也。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

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

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一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

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

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首。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

韓信蒯通者善為長短說。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言

也。漢書曰：號為雋，未一作求。通

是也。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充反。

通

通

通

通

漢書二十四年

田橫傳三十四

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索隱述贊曰

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修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噲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樊噲者

正義曰音快又音外反

沛人也

正義曰徐州縣

以屠狗為事

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喻專屠以賣之

與高祖俱隱初從高

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

與

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

索隱曰案監五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

泗水郡名

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

司馬尼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章邾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

郤敵斬首十

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

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夫穎曰即公

復常從從攻城陽

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夫

漢書二十四年列傳

卷三十五

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晉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

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鬯也如亭從攻國

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成武曹州縣也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

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

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曰汴州縣也北以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

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

遇索隱曰曲遇音鬱顯邑名也○正義曰曲丘兩反遇牛恭反劇光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河南也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張晏曰食

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亦多矣約以秦制於義有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所理縣也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

東攻秦軍於戶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軍於犇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

鄼正義曰鄼音鄼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

人賜重封張晏曰乃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

得也號蓋為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

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既

既

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

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

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

入漢書音義曰撞音如撞鐘之撞正義曰直江反

立帳下

徐廣曰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皆皆血出

項羽目

之間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

師霸上以待大王

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追書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正義曰紀買反至此為絕句

心疑大王也

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

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

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

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索隱曰請責也亦或作譙正義曰幾音祈

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

列侯號臨武侯

正義曰杜陽臨武侯也

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

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

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也白水水名出武

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徑孫山下

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

正義曰上

從攻雍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

秦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

雍昌縣秦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

功故秦城是也章平即章邯子也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

壞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曰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郤敵遷為將軍攻趙

賁下郿正義曰郿州縣也。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

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前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其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曰櫟州縣也。賜食邑杜

之樊鄉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

項籍屠煮秦索隱曰晉灼云險地理志無煮秦功臣表則有煮秦。按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秦非矣。擊破

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鄆魯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

阜縣戰丘在兗州縣。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

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也。以將軍守

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

大康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

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

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

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

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黑反又魯梁反。

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人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內也。至雲中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十五

四

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終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

百戶因擊陳稀與毋丘臣軍。稀音許，豈反。徐廣曰：毋，一作毋。戰雲圖曰：稀，音許，豈反。徐廣曰：毋，一作毋。

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也。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贛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宮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暴

其母。音無卯，一作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右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稀

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所將卒斬韓信，破稀，胡騎橫谷。正義曰：谷在代。斬將軍

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卜、太僕

解福。正義曰：王義曰：人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

燕王盧綰反，會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燕王盧綰反，會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千二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

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

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

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

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宮中

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

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

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

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

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

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

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

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

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

呂須媿屬索隱曰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

乃復封噲他度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

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

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

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

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音麗高陽聚名屬陳留

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食其謀

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

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

商以將軍卒四千人

真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十五

六

人屬沛公於岐

索隱曰岐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

君屬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關封鄜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鄜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按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

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秦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也定漢

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

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北地郡屬安定漢書云破破雍將軍

烏氏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周

類軍栒邑索隱曰栒邑在商州地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

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河一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則有泉於泥中積流二十餘步而流

入泥谷又有泥陽水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

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

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

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先登

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下州易縣谷敞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號曰涿侯以

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

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

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

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

徐廣曰一作和翽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

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

陷兩陳得以破布

軍更食由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

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二人小將二人二千石

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

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

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

與呂祿善及高后

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大尉勃不得

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

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

也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尚存君親可也

孝景前二年

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

侯鱗布

俞音舒○索隱曰俞音飲縣名又音翰在河東也

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

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

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

封為繆侯

徐廣曰繆者更封品名謚曰靖○索隱曰繆音穆品也漢書無謚

續酈氏後繆靖侯

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徐廣曰世宗

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

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旣司御

索隱曰案楚漢春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夏侯嬰列傳三十五

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

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

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亭曰為吏傷人其

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

欲乞鞠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

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

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

為于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

大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

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

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

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

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

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

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北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

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

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

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

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

漢書作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

騷音撥面雍樹也應劭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

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

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漢王怒行欲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

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復常

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

地理志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

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益食

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

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

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

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

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乃

州陽山縣

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策卒侯入清宮

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

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

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指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

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頰

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女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穎縣西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

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

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

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

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

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

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

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

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

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

漢書二十四年刊

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

擊破之攻下外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

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

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

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也灌嬰雖少然數

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

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

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

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所義曰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

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

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官廐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

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

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

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

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

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

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今稱公族其

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稱曰所

將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

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

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

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度趣僅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

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

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

破項聲郊公下邳正義曰邳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

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不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

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鄭蕭

相攻苦譙正義曰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徐廣曰苦

縣有願鄉○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

將一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

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

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

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

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今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

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降

二十四年刊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

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

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

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

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

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

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滌石服虔曰滌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至

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

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頌曰特將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國縣是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

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

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

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

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

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

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

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
軍呂祿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
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正議
方鳳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
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大尉三
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
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
懿侯子平侯何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

有罪絕二歲元光二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
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
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
誅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

他廣而得其
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攻城野戰

雲蒸龍變
扶義西上

屠狗販繒
受封南面

鄴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弈葉繁衍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書律曆秦

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

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有罪亡歸及

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

伏質

索隱曰小顏云質鎡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

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

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

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

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

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

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

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

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首

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

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

昌志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

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

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

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

羽怒責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

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對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

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

燕時入奏事

漢書音義曰以

高帝方擁戚姬昌遠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

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八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

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

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

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見周昌

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是後戚姬子如意為

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黃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

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札書有錯謬以刀削

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

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

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卻邪備萬

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

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

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

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

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

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

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

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

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

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

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

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

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

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

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

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

朝見二歲而死徐廣曰謚諱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

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

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正義曰高后之年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吏繫呂后遇之

年國除

不謹任教素善高祖初起教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教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

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教卒

大常坐酒醢國除駟案漢書任教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音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

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

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

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

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漢

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

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

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

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若百工

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管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管灼說為得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

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蒼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

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

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

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

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

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

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

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類音曠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

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類與漢書略

同者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

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八尺餘坐法失侯蒼

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月

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

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

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

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

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

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

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

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

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

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

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

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

語其吏曰今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

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

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

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

太上皇廟塋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塋音畏換之塋步應曰塋音乃喚反章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

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

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

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塋垣故他

官居其中案隱曰漢書作九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

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

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

三十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二年子史改封山安侯子侯史代六歲坐

為九江大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

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

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合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昌之功臣許溫之

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青翟之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等為丞相

皆以列侯繼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等為丞相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臯等言

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曆何哉

周昌不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曰后吏申

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始與蕭曹陳平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

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各千卒而有韋丞相代案隱曰自車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
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
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

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

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

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

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

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

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

兆坐要斬又有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

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獄室而魏丞相

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

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

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大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新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言布詔令治民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

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
先知之章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
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
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
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
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章丞相死。匡君代

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

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

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

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

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

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章丞相死。即代之矣。豈

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索隱

四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及臆抑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媞媞

無所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陽屬陳留國縣高陽鄉名也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二十八里謂此也

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甲衫反戰國策云王蠋君

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齊宣王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 正義曰徇畧也 過高陽者數十人

酈生問其將皆握齟 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齟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齟輒小節

好苛禮 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

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處

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主

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

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弱乃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

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

人名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索

曰按樂彥云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

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

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

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

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

曰四通五達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

言無險阻陳留縣令程善

萬曆二十四年

請得使之令下正義曰今方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

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

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

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

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

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

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

白適音直華反案通俗文云謂罪云云即所謂謫戍又音抄華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

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知自奪其便利臣

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

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天

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

臯之險正義曰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序

黨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蜚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已定唯齊未下今由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

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

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

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

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

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剗而

不能授孟康曰剗斷無復廉鏑也贊曰項羽吝於爵賞剗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剗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

而剗斷無圭角漢書作剗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

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

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

河此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

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

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

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

襲齊齊王出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

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威

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吾全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

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

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

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

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

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

齊直公友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

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

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

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魃結

服虔曰魃音推今兵士推頭結○索隱曰魃直追反結音

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耳案魃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魃其髮而結之也

箕

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真定

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柅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

相對也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

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

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

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

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

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

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

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

尉他迺蹶然起坐

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于夏蹶然而起坤蒼三蹶起也

謝陸生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就與蕭何曹參韓

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就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

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眾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

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

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

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漢音詁：○索隱曰：漢音作遽，子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

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橐囊也。○索隱曰：橐音托。

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索隱曰：橐音托。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

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

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安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山。

兼漢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自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陸

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

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

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

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雍州縣

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實千金。正義曰：

曰漢制一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

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白金謂其子曰

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

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卧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

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無久恩公為也韋昭

見不鮮之物漢書作數擊鮮如序云新殺曰鮮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

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

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

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官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

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

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

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不

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

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禭○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

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

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

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

惠帝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說之

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

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

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

陽侯太后大驩兩王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

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

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

要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

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

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各發殯官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

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

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

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不

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

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禭○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禭音式詩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

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或毀辟

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
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
惠帝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倭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說之
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
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侯誅且日太后含

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於帝帝聽君出辟
陽侯太后大驪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
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
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

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

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呂相親信也為罪重誅者至深○去來

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

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

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

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

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

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謂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

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原

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

下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

賜謁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

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

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

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

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

足杖矛曰延客人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

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

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自皮相恐失天下之能

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

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

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

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

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

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

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具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一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喜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趨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師

相說國安

書成主信

鄧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

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

橫陽

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

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杠田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

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

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非

地名

從入漢中遷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

音恭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待高帝

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乙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

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泰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

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增擊豨一月

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夫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制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六竟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

此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二年坐與淮南王謀

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音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

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

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

官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

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

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軍

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

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曰持起兵者也說音悅

菑南

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破之身菑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

破之身

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二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

將賁郝

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

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

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

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

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

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孟康曰將兵郡守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邯

六縣徐廣曰邯鄲高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

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正義曰魯城之

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索隱曰案地理志總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外縣屬海州

南至蘄竹邑

索隱曰一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

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

江陵王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其教子共尉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

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

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重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

索隱曰小顏云侯敵也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

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

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諡為

蕭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

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繆音薛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

蒯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舒非也蘇林音薄催反晉灼案功臣表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繆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

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涇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

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

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

不敢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

繆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

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

五年繆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曰諡為貞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

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繆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繆子應為鄆侯諡康甲

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

鼎二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歛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

一本皆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

十數未嘗因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緹操心堅正

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

索隱曰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扼腕

新刺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

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曉○索隱曰輓者牽也

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

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

入言上召人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

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正義曰郃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

里故棧城是也說文云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積德累

毛萇云郃姜嫄國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郃也

南齊書二十四年

善子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

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

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

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

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邾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

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

王世紀云居邠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今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

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不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

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

也而形勢弱也今世一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主赧又居王城起豐壘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

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

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自萬之眾可具也索隱曰秦戰國策秦說秦王曰大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秦戰國策秦說秦王曰大

聚也注云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

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脰張晏曰脰喉嚨也○索隱曰搯音尼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所謂胡脉也陛下入關而都秦

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脰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

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

中索隱曰案謂即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

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案張

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

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

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羸力為使者十

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

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今臣往徒見羸瘠

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稷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

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械

繫敬廣武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遂往至平城匈奴

萬曆二十四年刊

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二十里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雁門

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

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
 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
 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
 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
 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
 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
 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
 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
 如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

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
 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
 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六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官詐
 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
 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
 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
 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主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
 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
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
願陛下從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
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口索隱曰素小顏云今高陵縣陽諸田華陰好
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

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
公羊傳曰君親無

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

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或郡縣城隍具兵示

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

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

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

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

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

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質盜案禮記袍必有表不
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為稱也拜為

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

漢曆二十四年刊

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廼亡去之薛薛

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

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

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

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

孔又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

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

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叔孫通聞之

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諸生

圖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張晏曰奪卷也贊曰拔取曰奪

曰奪音起焉反又已冠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為奪許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

足以繼蹤齊後下之風流也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

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

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

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

漢書卷二十四年刊

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雜儀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絃索。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為習隸處，最謂以茅剪樹地為樂位。春秋傳曰：置茅於位也。○索隱曰：案路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葦，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立為繩，又音。云：繩今之樂字，包也。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

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隸。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會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

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

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致入殿下郎中

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

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

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

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於是

以次傳令上也。何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句。九注反。於是

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殿周以輦載軍器職職。

錫券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

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今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

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以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

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

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適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

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

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諸生適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

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

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

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皇后與陛下攻

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亦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

說文云淡薄味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

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曰吾聽子計不易

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

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

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

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

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記曰長樂宮本秦又興及間往來數蹕煩人

索隱曰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

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

韋昭曰閣道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柩何令後世之孫葉宗

廟道上行哉 應劭曰凡出高廟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葉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

人主無過舉 索隱曰索謂主動有過也左傳云君不心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

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

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

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 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

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

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夏藉眾幹 表非一狐 委輅獻說

縣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

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舉也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舉。音皆名反。其義難喻。有冬於楚項

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

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

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赭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鄒展曰音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贊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妻為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一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

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輜車徐廣

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

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

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

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

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

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

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

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

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

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

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

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

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

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

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

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

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名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

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首如字近音其斬反至留邸一月

見罷李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李布言已無功竊寵也

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名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以一人之譽而名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有以窺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

吾股肱郡故時名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

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事

較請托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姑角○事

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同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易之

與竇長君善季布

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

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

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

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待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聞

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

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

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

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長

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

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

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

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

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

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

效丁公

爰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

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貨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

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

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

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

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

反夷三族已而臯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

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

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音育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

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

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

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

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陛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

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

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

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

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

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

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

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與軍

徐廣曰屢一作屢屢一曰覆駟索孟康曰復復蹈之也噴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屢之與屢者也

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

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

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之賤人感慨而

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也耳徐廣曰復一

莫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樂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冤

誠知所處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